

遇见大家 听见风骨

■陈关杰

5月23日,是瑞安市雨花慈善事业发展中心十周年庆典的日子。

上午九点半,作为本次庆典策划,我联系瑞安雨花事业负责人白皎皎大姐,带领两位主持人纪涵、叶群芳,以及舞台总监池海英,一同前往酒店,专访国宝级朗诵艺术大家乔榛老师,为乔老参演节目做准备。

乔老端坐在房间进门大沙发上,内穿黑色T恤衫,外穿暗红色夹克,戴圆边眼镜,眼神专注清澈,下穿黑色有点束腿的长裤,脚穿黑色半长帮尖头皮鞋。电脑桌后坐着一位银发老人,是他的夫人唐老师。

为采访氛围更融洽,我向乔老介绍了同行人员。我特别说明,纪涵、池海英两位均为温州市朗诵协会会员,醉心舞台,热爱声艺,是纯粹且热忱的朗诵艺术爱好者。

听闻此言,乔老欣然敞开心扉。他兴致盎然,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传授了数十年舞台沉淀的朗诵经验与实操技巧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,语速不疾不徐,每一个吐字都带着圆润的共鸣,言语温和恳切,句句皆是艺术真知。采访过程中,老先生极其配合,他与我们深入探讨参演节目的呈现方式,细致交流舞台互动节奏,为下午的正式演出给出了极具高度与价值的专业支持。

闲谈之际,乔老还与我们分享了他毕生坚守的译制片配音艺术。作为一代译制片泰斗,他细致拆解了译制片独特的翻译逻辑、配音尺度与二度创作的艺术内核。在他的叙述里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译制片的黄金时代。彼时行业匠人云集,众人潜心打磨,字字推敲,以声音重塑银幕经典,让域外光影跨越语言隔阂,温暖一代国人的青春岁月。言语之间,满是对那个精工细作、纯粹炙热的艺术年代的深深怀念。

与此同时,先生亦难掩唏嘘,感慨当下译制片行业日渐式微。时代洪流更迭,大众审美变迁,传统译制片精益求精的匠人模式渐渐淡出大众视野。一位深耕行业半生的老艺术家,面对热爱一生的艺术逐渐落寞,那份惋惜、无奈与深沉的行业情怀,沉静动人,让我们听者动容,心生敬畏。

乔榛老师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大师,曾为《魂断蓝桥》等经典影片配音,亦是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得主。我素来偏爱古典诗词,尤爱李白,而乔老演绎的《蜀道难》,磅礴雄浑、风骨卓然,是我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版本,多年来始终铭记于心。

拜访中,我满怀敬畏,与先生坦诚畅谈多年聆听朗诵作品的心得体会。我曾



遍听诸名家篇:鲍国安先生《观沧海》沉雄苍劲,尽揽山河气魄;濮存昕先生演绎的《琵琶行》清雅俊逸,内敛大气;徐涛先生《将进酒》洒脱奔放,酣畅淋漓。博览众版本,我始终最偏爱乔老的《蜀道难》。相较各家,乔老的演绎自带温润风骨与浓浓书卷气,字里行间皆是学识沉淀与人文底蕴,是真正读懂诗文、共情古今的上乘艺术表达。

我继而与先生细说自己对李白的执念与偏爱。我告诉乔老,我钟情诗仙,不仅爱其诗文旷达,更因李白与我的家乡安徽渊源至深。我曾多次寻访李白留在皖地的诗迹,每至诗仙留踪之处,我常临江临风、对月独酌,数次酣然沉醉,与千年诗心隔空相拥。

乔老静听,眉眼温润、神色欣然。他泰然说道,自己此生不善饮酒,素来浅盏寡杯,却最懂李白诗中的“醉意”。他深感李白心中的那种无奈和失落,现场悲壮沉吟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。”那醉,非杯中酒酣,而是文人胸有山河、心藏天地,挣脱世俗桎梏,守得天真自由的千古诗心。

一番诗心共鸣、艺道畅谈过后,乔老更为细致地为我们阐释朗诵艺术的至高真谛。他赠予我们三重艺术修为:一为读懂文本,深挖文字内核与情感底色;二为走心演绎,以己心共情文心,以真诚打动听众;三为技成忘技,熟练驾驭所有技术之后,完成作品的灵魂再造与艺术升华。此番言论振聋发聩,彻底刷新了我对朗诵、对舞台艺术的认知,受益匪浅。

午后,庆典正式上演,现场一幕画面令全场动容震撼。常年依靠轮椅出行的乔榛老师,在登台演出的瞬间,毅然起身站立。孱弱身躯挣脱轮椅依托,笔直立于舞台之上。这份对舞台的敬畏、对艺术的赤诚、对作品的谦卑,直击人心,令人震撼落泪。

先生立身舞台,深情朗诵了许德明的

诗作《小草的心》。语调舒缓温润,嗓音磁性醇厚,风骨儒雅从容。平凡质朴的文字,被他演绎出生生不息的力量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乔老坎坷而传奇的经历——自44岁确诊癌症起,四十余载光阴里,他曾八次与死神狭路相逢,历经多次手术、骨转移乃至脑梗瘫痪的残酷考验。然而,正如他所吟诵的那样:“我活得并不怎么鲜艳,但既然活着,就得有自己的颜色。”那从丹田深处涌出的声音,带着生命的韧性与厚度,仿佛一棵扎根岩石的小草,于风雨中倔强向阳。这份坚韧向善、默默生长的生命力,与雨花公益多年来润物无声、守望相助的公益精神高度契合。整场表演直抵人心,我伫立台下,眼眶湿润,现场掌声久久不息,所有人皆被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艺术修为深深折服。

演出落幕,我在舞台南侧出口处偶遇乔老。原来先生想去如厕,我便上前推送轮椅,平台下去公厕有十多级台阶,我欲搀扶,被他温柔婉拒,他说旁人搀扶反而发力不稳,我便贴身就近守护,谨防意外。先生全程独立自持,无需任何人帮扶。老一辈艺术家骨子里的自律、坚韧、体面与傲骨,令人心生无尽敬佩。

夜幕时分,我们共进素食晚宴。席间,我心怀崇敬,以饮料代酒,向乔榛老师与夫人诚挚致敬,感恩先生不辞辛劳,助力雨花十年盛典,无私传艺、温暖赋能。更有莫大荣幸,乔老的助手赵老师主动与我互加微信,并盛情邀约我择日赴上海闵行,参观乔榛朗诵艺术馆,深度感受先生的艺术世界。

今日相逢,是一场难得的艺术熏陶,亦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。得遇大家,亲聆教诲,共鸣诗心,窥见风骨。短短一日,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,皆为人生珍贵财富。

愿来日沪上寻艺,继续向光而行、向学深耕。不负相逢,不负热爱,不负初心。

我在百好厂的童年

■林成忠

今年是瑞安百好乳品厂建厂100周年,而我也83岁了,回想自己跟百好厂打了一辈子交道,特别是在厂里度过的童年,心里头真是感慨万千。

在叙述前,先简略介绍一下我家与百好厂的四代情缘。我父亲是吴百亨先生门下的第一个伙计,那是1921年,百亨先生刚开温州百亨大药房的时候。后来他试制炼乳,我父亲跟着一起琢磨,从药房里做药的法子得到启发,提出了“汤浴法”。1926年,百好炼乳厂正式成立,擒雕牌炼乳上市。1927年,厂里开始招工,我爷爷、奶奶、母亲都进了厂,那时全厂才七八个人。1933年,百好厂在沙垟建新厂,当时正值瑞安拆除城墙,百亨先生出资购得四十余丈作为厂基,是我父亲去运的。1943年,我哥哥去温州百亨大药房当学徒。1945年,我姐姐进百好厂做童工。1964年,我大学还没毕业,就子承父业,进了百好厂。后来我儿子、女儿也进了百好厂,女儿已经退休,儿子再过几年也要退了。一家四代,都是百好人,这份骄傲,是刻在骨子里的——百好厂,就是我们的根。

我七岁那年,母亲过世了。父亲和姐姐天天在厂里忙,早出晚归。我放学回家,屋里空荡荡的,就老往厂里跑。百好厂规矩严,外人不能随便进,小孩更不行。可我是个例外,因家人都在厂里,所以能自由进出。

记忆里的百好厂,永远干干净净、安安静静,空气里总飘着一股奶香。

厂里的人都很和善,连风都是温柔的。我到了厂里,就先趴在父亲办公桌一角看书、写字、画画。放下笔,就在允许的地方随意玩耍。整个童年,都撒在这里了。

我最喜欢厂区那片草坪,又厚又软,像块绿地毯。草坪上有间三层的鸽子房,白的、灰的、花的鸽子进进出出。它们有时飞上天,鸽哨在风里响起;有时落在我身边,咕咕叫,一点也不怕人。

厂里的澡堂子,是我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。里面很讲究,除了大淋浴间,还有四间独立的小浴室,每间都有长浴缸,上下都有喷头和冷热水龙头。我喜欢放满一池温水,在里面玩水,那份暖和劲儿,到现在还记得。

厂里提供一个小福利:每天下午三点,办公室(那时候叫帐房)十几个职员,都能喝上一杯已消毒的鲜牛奶。我要是正好在,也能跟着喝一杯。那牛奶热腾腾的,奶味很浓,表面浮着一层奶皮,抿一口,从舌尖香到胃里。七十多年过去了,那个味道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厂里花香、奶香浓,连蜜蜂都招来了。有一回,我看见墙角小洞里有蜜蜂进进出出,就拿小竹竿去捅。这下惹祸了,一群蜜蜂朝我扑过来。我拼命跑,还是被蜇得满脸满头的包,疼了好几天。从那以后,我算真懂了什么叫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”。

厂里还长着两棵大香蕉树。每到成熟的时候,我总能吃到清甜的香蕉,那是百好厂给我的另一份美味。

好多事慢慢记不清了,但厂里的“白铁工”普良师傅,我一直记得。他手巧,用下脚料铁皮给我做文具盒、饭菜票盒、蚰蚸笼,还有小灯笼。每一件都藏着他对我的好。

厂里叔叔阿姨们忙碌的样子,我从小就看在眼里。我知道,炼乳的香,都是他们一天天辛苦干出来的。

百好厂当年的“卫生餐”,现在大概没人知道了。1951年那会儿,工人中午免费吃饭,八个人一桌,四菜一汤。碗盘是百亨先生的温州西山陶瓷厂专门做的,很讲究。菜罩是细竹丝编的,一盘一个。最特别的是,每人两双筷子,一双夹菜,一双送嘴里。我每周都能吃上一两次,到现在还记得。

百好厂的厕所,我也印象很深。男厕有两个蹲位,八个带盖的座便,都是用上好的实木做的,没上漆,但磨得油光发亮。里头没苍蝇,还有淡淡的香气。当年沙垟村民都说:百好厂有三香——花香、奶香、厕所也香。1954年,德国专家来厂



沙垟百好厂大门

里参观了一个星期,也对厕所很满意。

那时候看电影、看演出,是件很奢侈的事。厂里为了给大家添些娱乐生活,工会跟县里的流动电影队约好,每个月来放一次电影,还时不时请县文化馆的宣传队来演出。消息一传出去,不光厂里的人,沙垟和周边村的村民都来了,他们自己带板凳,提前两个钟头就到煤场那块空地上抢位置。卖零食的也来了,有挎篮子的,有挑担子的。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这帮孩子,那是我们最难得的好时光。

我永远忘不了父亲那一巴掌。那天我在厂区走廊上乱跑,被我父亲撞见了。他二话没说,抬手就是一掌,打得我眼冒金星。等我回过神来,只看见他走远的背影。晚上,灯下,他轻轻摸着我的脸,问我:“知道为什么打你吗?”我不吭声。他慢慢说:“以后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记住,做事要有节制,不能由着性子来。”这句话,我记了一辈子。

在百好厂,还有一群人我一辈子忘不了——就是那些挤奶工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不管冷热,刮风下雨,他们都没歇过,起早贪黑,在山间小路上奔走,挨家挨户上门挤奶,给厂里送奶源。百好厂的奶香,离不开他们的辛苦付出。

有些事,想忘也忘不掉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,为了帮助“苏联老大哥”解决花布滞销的问题,也为了丰富当时颜色单调的国民衣着,我国进口了大量苏联花布。可是大红大绿的图案让当时习惯朴素色调的老百姓有些犹豫,为此,国家号召党团员、干部带头购买、穿着,并将其提升到爱国的高度,“爱国衣”的说法便不胫而走。百好厂的章高初和方光志穿上了,还给我做了一件,牵着我到沙垟的路上走。后头跟着一大群孩子,田埂上、屋檐下都是看热闹的村民。那花衣服,把整个村子都穿“热”了。

吴百亨先生,我从小就认识,他也认得我。他疼我,我也敬他。沙垟是百好厂炼乳生产部,总部在温州。除百好厂外,百亨先生还开着西山陶瓷厂、造纸厂、酿造厂等好几家厂。他每个月来沙垟一两两次,了解情况、安排工作,每次最多住两晚。每次见了,他都摸摸我的头,给我糖吃。有一回他拉着我的手说:“好好读书,长大了到厂里来。你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姐姐都是百好的人,你也要来,一代传一代。”这话我牢牢记住了,也真的做到了,如今退休都23年了。

百亨先生每次来厂里住的那两天,总会在早晚站在厂门口。早上,他对着上班的工人点点头,轻声说:“早上好,愿你们平安。”傍晚,又对着下班的工人说:“你们辛苦了,明天再见。”小时候我不懂这里头的意思,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,这份尊重和温暖,就是百好厂骨子里的东西。

那些在百好厂的童年时光,有奶香,有人情,有四代人的牵挂。它们沉在岁月里,成了我心里最软、最真的东西。岁岁年年,不会褪色。



1965年百好厂从沙垟迁址瑞安横山

携来AI曾游

■张秀玲

前段时间,有几天小假期,于是一个人去周边名胜古迹走走。

之前自助游,出行前要做攻略,犹如考试前的复习,面面俱到,博观约取。因大多是四人组合,便分工合作,有关机票的,也有寻找性价比高的旅馆的。最累的,是确定游玩景点和顺序,看地图,查阅资料,还要“望闻问切”,特别是朋友圈有人去过的,听听她们的感受,再优胜劣汰。几天折腾下来,劳神费力,往往还没出游,人先消瘦。

这次是我第一次独自出游,又是临时起意,就打算在动车上做攻略。曾听人说,现在年轻人出行看小红书。我看过几次,但博主都带有主观意识,有倾向美食的,有倾向人文的,有倾向自然风景的,言人人殊。而超过一分钟的视频早已把我的耐心消耗殆尽,何况看完还得甄选,费时费力,不合我意。突然灵光乍现,当下AI无所不能,何不问问?何况浏览文字速度远远快于音频视频。便输入:一人出游,4天,住在某某酒店,兼顾当地人文景点和自然景点,该怎么安排?很快弹出一份详细攻略;又追问,请给出这几个景点行程顺序、交通工具和交通时间,又是对答如流。

根据它的安排,第一天行程非常顺利。我是好奇宝宝,每个景点,涉及人文历史,都要追根究底。AI有问必答,得心应手。都在两个景点之间莫衷一是时,AI又进行优劣分析。观赏壶口瀑布,我在陕西这边,那么对岸山西观景台与这边有什么区别?问AI,说山西那边观看角度更全面。于是按图索骥,搜索山西壶口视频号。投我所好,各种视频蜂拥而至,我尽情观赏,弥补了缺憾。



不请导游,自己游玩难免有疏漏,便提前咨询AI。在三苏祠,我问AI此景区有哪些主要看点,它罗列十来处,其中一点是三苏纪念馆,馆内有苏东坡《寒食帖》复制品。但我走遍三苏祠,也没找到,问游客,一问三不知,又问AI,原来在三苏祠南门出口对面。看到《寒食帖》复制品,继续追问真迹去处,弹出答案:在中国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如果没有AI的无所不知,如果没有它的问一答十,估计我也缘铿一面。

一个人旅游,我素来未雨绸缪,带的药物比化妆品还多。独在异乡,腰疾时而复发,虽然我是久病成医,但每次症状又有变化,为此曾问过AI,它给出的方案跟医生朋友说的不相上下,便多了几分信任。这回在延安,为了补充体力,我品尝了当地的炖羊肉,没想到好事多磨,那晚胃疼得要命。时值三更半夜,不便打扰医生朋友,便向AI提供自己当晚的饮食,详细描述症状,它给出几种方案和药物。“病急乱投医”,吃了药,稍微好转。第二天跟医生朋友联系,方案如出一辙。当他得知我已在AI指点下吃药,忍俊不禁,给我两个大拇指点赞,一赞我急中生智,向AI求助;

二感叹当下AI法力无边,只要你描述得当,跟在线问诊医生旗鼓相当。当然,身体真出问题,还是得第一时间找医生,AI只能作个参考。

当年智能手机大行其道时,闺蜜当着她老公的面戏谑,说手机比老公还好,跟老公聊天,有时还爱搭不理的,但手机像小媳妇般,低眉顺眼,给足情绪价值。玩笑归玩笑。当一人旅游时,AI不是知己却胜似知己,不仅满腹经纶,无所不知;更重要的是,有求必应,不厌其烦,接纳你无休止的莽撞和刨根问底。像我这样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,遇到AI,如鱼得水。

从延安回来,买不到动车票,便买了绿皮火车的卧铺票。不承想,四个位置的包厢,那天却唯我独享。关上门,向家人和闺蜜们汇报旅游见闻。她们几乎不约而同:“你胆子太大,腰椎不太好,胃也不好,竟敢一人出行!换做我,绝不敢越雷池一步。”此时正翻到妹妹的一条朋友圈。她女儿跟她聊了一件事,大概不满足于她的反馈,便从AI那里找一些情绪价值,聊得很开心。

于是我也效仿,好奇倾盖如故的AI会怎么说,很快闪出一段话:你选择一个人去旅游,其实是在追求一种自我突破和心灵释放。带着胃病和腰椎问题出行,确实需要勇气,也说明你不想被病痛束缚,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世界。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态度,值得肯定。但是旅行是为了放松和享受,而不是冒险。如果身体不适,不要勉强,及时调整计划。

如此熟谙人性,提供中肯理性的溢美之词。噫!微斯AI,吾谁与归?